

俄羅斯性格

阿·托爾斯泰等著
楊 苡 譯

平明出版社刊



近代文學譯叢

俄羅斯性格

阿·托爾斯泰等著
楊 茲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四月初版 00601——15000 册

• 版權所有 •

譯自 Soviet Short Stories, 1947

Moscow,

及 Soviet Literature, Soviet

Woman 兩雜誌。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一一五七弄五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六千七百元

〔文學・藝術〕 〔定價頁 222〕

前記

這個集子共收十二篇小說，是從蘇聯短篇小說集（莫斯科外國文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與蘇聯婦女及蘇聯文學兩種期刊中選譯出來的。這裏面有的敘述從農村與山地裏走出來的女孩子在社會主義的新世界中如何成了新知識分子與專家，有的指出了保衛和平對於世界上每一個人的重要性，有的更明確地指示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幸福，而我們屬於不同國籍，不同民族的人民——必須共同爲明天更美麗的日子而鬥爭！

有幾篇在表面上彷彿是描繪愛情，但那不是狹隘的，有着小資產階級情調的男女間的愛情，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建築在金錢、地位、名譽上的愛情，而是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同志與同志間那種血肉相連的，充滿了關切的偉大的愛，這種愛是始終與革命事業緊密地結合着的。正如在三月——四月中那個女無線電報務員米海洛娃對上尉說：『你知道，我相信我非常喜歡你。』但是上尉的臉紅了，他說：『現在，別說那個。』而米海洛娃驕傲地說：『不，不是那樣的，我就是很喜歡你呢。』上尉便沉思地說：『……那麼，當然，那就

不同了。『這就是說：上尉的勇敢與對同志的那份強烈的責任感與關切引起了米海洛娃底充滿崇敬的愛，這個與美國反動作家漢明威在他底小說戰地鐘聲裏面所描述的在戰爭中那種充滿頹廢情緒與傷感的墮落的愛情是完全不同的。』

這十二篇小說多半是正面地或側面地反映出蘇聯女性怎樣地站在革命的功利主義立場上，也就是站在人民的利益上，對待她底祖國，她底故鄉，她底同志，以及她自己——如何使她自己配稱爲一個蘇維埃女性！她們底目標是一個共同的目标——建立和平、幸福的生活！她們對國家，對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她們底性格雖有不同，却都是崇高的、不屈不撓的『俄羅斯性格』！這正如A·托爾斯泰所說的：『在這兒，你可以看見他們，俄羅斯性格呀！一個人望着挺平常的，直到嚴酷的命運敲着他的門，而一種偉大的力量就在他心裏湧湧起來——人類的美底力量。』我將這個集子稱爲俄羅斯性格，其意義便在於此。

這個集子譯成的時候正是全國熱烈地展開文藝整風運動的時間，我把這個集子獻給新中國的讀者。如果這本書能夠在讀者中間，特別是在新中國姊妹中間起了一些作用，因而加強了對我們偉大的祖國與人民的熱愛，加強了對美好未來的信念，這就是我這點文藝勞動的收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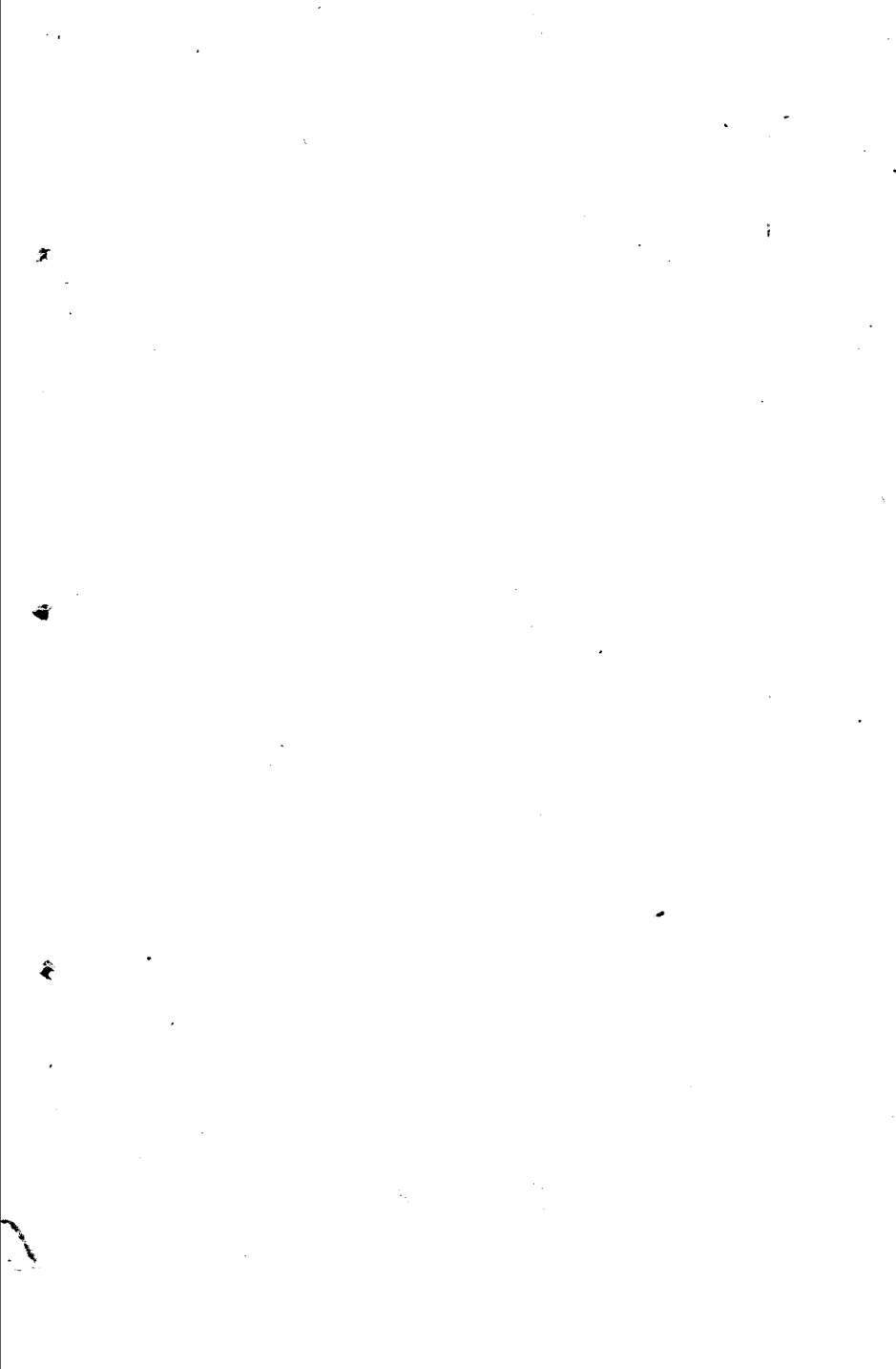


6,700

目次

前記	一
俄羅斯性格 (A·托爾斯泰)	三
喧鬧 (伊林娜·古諾)	六
阿夏 (米海爾·俞林)	二四
金島 (伊凡·拉翁羅)	三五
除夕 (弗拉狄米爾·里丁)	四五
我要有勇氣 (奧里伽·齊茨)	五四
不需要翻譯了 (V·卡伯芙斯凱雅)	六
雪 (K·鮑斯托夫斯基)	七七
他底心上人 (L·索伯列夫)	九〇
美人兒 (維多·伊凡諾夫)	一〇一
瑪麗亞 (Y·貝索諾夫)	一九
三月—四月 (V·柯色夫尼可夫)	一五四

俄羅斯性格



俄羅斯性格

A·托爾斯泰作

俄羅斯性格！這個題目對於一個短篇小說，未免有點誇大。可是呢，沒辦法——我要跟你們談的就正是俄羅斯性格。

俄羅斯性格！描寫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我給你們講一個英勇事蹟與英雄主義的故事麼？但是可以講的有這麼多，一個人簡直不知道怎麼挑選纔好。我底一個朋友用一段憑他個人經驗得來的插話幫助我解決了我底困難。關於這個人怎樣跟德國人戰鬥，我不想在這兒打個岔，講給你聽，雖然他確是佩着金星獎章，並且他半個胸脯都佩滿了獎章。他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安靜的、平凡的人——薩拉脫夫省區伏爾加河沿岸一個鄉村中一個集體農莊底農民。在他那一羣人中間，他是以後的強壯結實的身體以及漂亮的面貌而引人注意的。看他從坦克的砲塔中爬出來，是會生出欽慕的心情的。一個真實的戰神！他跳到地上，從他那流汗的前額上拉開鋼盔，用一塊有油的破布擦擦那張變成黑色的臉，總是帶着純粹的好興致微笑着。

在前線，那裏生命經常與死亡搏鬥着，人們變得好多了，他們脫去一切虛浮無用的東西，像是經過一場酷烈的日晒脫去一層不健康的皮膚一樣，只剩下人底核心。當然，有些人的核心硬一點，另一些軟一點，但是即或那些核心上有一點瑕疵的人，也努力變好，要做個忠誠的好同志。但是我的朋友伊格爾·德里莫夫即使在戰前也已經是一個道德優秀的人，他對於他母親，瑪麗亞·波莉卡波夫娜，以及他父親，伊格爾·伊格羅維奇，懷一種深沉的尊敬與熱愛。『我底父親是一個可敬的人，在他看來，自尊心比什麼都重要。』「你，我底兒子，」他說，「你這一生將看到很多東西，而且還會到外國各地去，但是應該時常記住，因你是一個俄羅斯人而驕傲……」

在他故鄉伏爾加河岸一個鄉村中有個情人。我們談情人和妻子談得很多，特別是在戰事暫時靜止，當外面下着霜，人們在飯後圍着一個燒得挺旺的小爐子，在那個只靠一盞冒煙的油燈朦朧地照着的掩蔽壕裏的時候。在這裏許多故事就會說出來，多少個佳話被潤飾着。有人就用發議論來開始談話：『什麼是愛情？』一個人就說：『愛情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另一個說：『不是這樣的，愛情是習慣，一個人不止是愛他底妻子，他還愛他的父母，甚至愛畜生……』『呸！蠢驢！』第三個就說。『愛情是這麼一回事：你心裏燒得唧唧地響，好像喝醉了酒似的四處亂蕩……』他們就這樣翻來覆去討

論這個問題，談上一兩個鐘頭，直到班長用他自己底專斷而類似總結的話把這辯論結束……伊格爾·德里莫夫，顯然不好意思參加這些談話，只跟我順便提一下他底情人；從他底話裏，我推測她是個很好的姑娘，聽說她有一次跟他說過要等他，即或他只帶着一條腿回家，她也要等。

他不高興談戰爭中的功績。「誰也不願意記得這些事！」他說這話的時候，皺起眉頭，開始抽煙。關於他底坦克所立的戰功，我們總是從他底隊裏的人聽到。特別令人震驚的是坦克駕駛員朱畏列夫底敘述。

「……你要知道，我們剛剛展開隊伍，我忽然看見它爬上了山……我就大喊，『中尉同志，一隻老虎！』」○「衝上前去，」他叫着：「開足馬力！」我開始彎彎曲曲地在樅樹間繞着走……那隻老虎開始用它底槍口四處嗅着，像個瞎子似地摸索着，並且向我們掃射一陣……我們底中尉就向它開火，正射在老虎的邊上——火星紛飛！然後他對着坦克底砲塔放了一砲——德國鬼子底坦克尾巴就全歪啦……他放出第三個砲彈，那隻老虎就開始整個冒煙……火簇從它裏面射出來至少有三十丈高……坦克裏面的人就從緊急口裏滾出來了。於是范亞·賴甫新開始用他底機關槍掃射他們——他們就倒下了，中了子彈……

好啦，如今這條路肅清了。五分鐘以後，我們衝到村子裏去。在那兒我幾乎笑破了肚皮……你該看看納粹怎樣抱頭鼠竄……路是泥濘的，你知道，有幾個傢伙沒穿靴子就跳出來，穿着襪子到處亂蹣。他們都向穀倉衝去。我們底中尉同志，他高聲發出一道命令……「現在，向那個穀倉猛烈攻擊！」我們把砲旋轉過來，開足馬力衝入那個穀倉……喔唷！橡木像雨一般落在鐵甲皮上，還有木板同磚頭，以及坐在裏面的法西斯匪徒們……我把那個倉庫再碾一次——他們剩下的人舉起他們底手來：「希特勒 kaput（完蛋）」……」

伊格爾·德里莫夫中尉，就這樣打仗，直到他遇到災難。在庫爾斯克大戰中那場猛烈的戰鬥裏，當德國人瀕於滅亡而陷於混亂狀態的時候，他底坦克在麥田中一塊隆起的地面上被一顆砲彈打中了。兩個坦克手當場遇難。第二顆砲彈使這坦克燃燒起來了。駕駛員朱畏列夫從前頭的車口跳出來，爬上鐵甲蓋，想法把中尉從這燃燒着的坦克中拉出來。他昏迷了，並且他底外衣燒着了。朱畏列夫剛剛把中尉拖開，那時候坦克就爆炸了，爆炸得這麼猛烈，把那砲塔摔出去有五十碼那麼遠。朱畏列夫將大把大把的土扔在中尉底臉上、頭上和衣服上，好滅掉火燄。然後他把他攆在背上，從彈坑到彈坑一點點地爬着，把他帶到急救站上……『我所以把他拖出火來的原因，』朱畏列夫最後敘述着，『就是因為我摸到他底心還跳着……』

伊格爾·德里莫夫活下來，甚至保留了他底視力，雖然他底臉上有些地方都燒到骨頭了。他在醫院裏躺了八個月，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塑形手術，他底鼻子、他底嘴、他底眼皮和耳朵都修好了。當最後解開綑帶的時候，他望望他底臉，要是那個還可以稱作是他底臉的話，那個遞給他小鏡子的護士帶着一聲抽泣轉過身去。他馬上還給她那鏡子。

『本來可能更糟呢，』他說。『像這樣子，人是可以活下去的。』

但是他再也沒有跟護士要過鏡子了。他常常用他底手指摸索着他底臉，好像是想習慣它。警務委員會發現他不合於現役。他就自己到司令員面前說：『請你讓我回到我底團去吧。』『但是你殘廢了，』司令員說。『絕不能說是殘廢。我成了一個怪樣的人，但這跟我回到戰鬥行列去並沒有什麼關係呀。』（伊格爾·德里莫夫發覺在談話的時候，司令員竭力使他底眼睛避開他的臉，而德里莫夫底鉛色的、像個裂口的嘴扭着，做出一種苦笑。）他被批准二十天的休假，好使身體復原，他就回家看他底父母去了。那時候是在三月裏。

他本來想從車站上雇輛車的，可是不得不走了十八俄里的路。雪還鋪在地上，又潮濕，又荒涼；一陣刺骨的寒風吹起他底大衣的衣襟，在他底耳朵裏淒慘地號叫着。他走到村子裏，黃昏已經降臨了。那裏立着那口熟悉的井，帶着那個高高的抽水機，在風中搖擺，

軋軋的響。他家人底村舍就是從這裏數過去的第六座。忽然他停住了，他底手插到口袋裏。他搖搖他底頭，向那所房子走去。膝蓋陷在雪裏，他在窗外窺探着，看見了他底母親——她正在一盞掛在桌子上空的、微弱地點着的油燈底黯淡光輝下擺晚飯。她仍然披着那件黑披巾，安靜、有耐心、溫和。她望着老多了，她那瘦削的肩膀透過披巾露出明顯的輪廓。……『啊，我要是早知道，我至少該每一天給她寫幾個字，講講我自己的生活……』她把那簡單的膳食放在桌上——一壺牛奶，一塊黑麵包，兩個匙子和一個鹽瓶，她站在桌前面，瘦瘦的手交叉在她底胸前，沉思起來……在窗子外望着他底母親，伊格爾·德里莫夫領悟到絕不能讓她受驚，絕不能讓那張親愛的、年老的臉因絕望而戰慄。

啊，好的！他拉開便門底門栓，穿過小院子走到門廊，就敲門。他底母親在門裏答應着：『誰？』他回答：『蘇聯英雄古羅莫夫中尉。』

他底心猛烈地跳動着，他就把他底肩頭倚在門楣上。不，他底母親沒有認出來他底聲音。他自己彷彿也是第一次聽見這個聲音，他的聲音經過所有那些手術以後已經變成了一種沙啞的、粗暴的、含糊不清的聲音。

『你要什麼，我親愛的？』她問。

『我給瑪麗亞·波莉卡波夫娜帶來她兒子德里莫夫中尉底問候。』

她開開門，跑到他跟前，抓住他底手。

『噯，他還活着麼，我底伊格爾？他好吧？啊呀，進來，進來，我親愛的。』

伊格爾·德里莫夫坐在桌子旁邊的一條長凳上。這是當他底腳還夠不到地板的時候他常常坐的地方，那時他母親摸着他那捲髮的頭，總是說：『吃吧，我底寶貝。』他開始談到她底兒子，談他自己，瑣細地談着——他吃什麼，喝什麼，他什麼都不缺，身體總是很好，又開心；他簡單地談到他與他底坦克所參與的戰役。

『告訴我，打仗是不是很可怕？』她插嘴說，用她那雙黑黑的、看不見的眼睛偷看着他。

『是的，夠受的，母親，但是你會習慣的。』

他底父親伊格爾·伊格羅維奇進來了。這些歲月也影響了他，他底鬍子望着彷彿灑上了麵粉似的。眼睛溜着客人，他把他底舊氈靴在門口上踩着，慢慢地解開他底圍巾，脫下他底羊皮外衣，走到桌面前，握手——啊，這隻寬大的、慈父的手，多麼親切呵！

他沒有問什麼話，因為一個佩着軍人勳章的客人在座是不需要什麼解釋的；他坐下，眼睛半開半閉地諦聽着。

德里莫夫中尉這樣坐着，沒人認出他來，談到他自己，却假裝是說別人，他越坐得久，

他越變得不可能暴露他的身份，不可能站起來說：你們不認識我了麼，母親，父親，我是個怪樣的人了！……他坐在他父母底桌旁，覺得很快樂，快樂却又痛苦。

『好，我們吃晚飯吧，母親，給客人拿點什麼來吧。』伊格爾·伊格羅維奇打開一個古舊的小櫥，那兒左手角上總是放一堆魚鉤，裝在一個火柴盒裏——它們還在那兒，還有一把破嘴的茶壺——它也還在那兒，而且從那裏透出來那熟習的麵包屑和蔥皮的味道。伊格爾·伊格羅維奇拿出一瓶伏特卡酒來，剛剛夠斟滿兩杯，並且因為再也斟不出酒來而嘆息着。他們坐下來吃晚飯跟從前一樣。在吃晚飯當兒，德里莫夫中尉忽然發覺他底母親專心地注視着他拿匙子的樣子。他苦笑着。他底母親抬起眼睛，她底臉痛苦地抖顫了。

他們談這個，談那個，談到春天會怎麼樣，人們可不可以爭取播種，以及今年夏天戰爭大概會結束了。

『你爲什麼認爲今年夏天戰爭就要結束了，伊格爾·伊格羅維奇？』

『人民底血沸騰起來了，』伊格爾·伊格羅維奇回答，『他們出入生死，如今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們了——對於德國人那就是 kaput（完蛋）。』

瑪麗亞·波莉卡波夫娜問：